

时间的灰烬

Ashes of Time

失去^的机会

御手洗熊猫 等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时间的灰烬

Ashes of Time

失去^的机会

御手洗熊猫 等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去的机会 / 御手洗熊猫等著. —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1.7

ISBN 978-7-104-03517-6

I. ①失… II. ①御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131699号

失去的机会

策 划: 华文经典·鼎足文库

责任编辑: 赵成伟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200千

版 次: 2011年9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3517-6

定 价: 26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时间的灰烬

CONTENTS

目录

东邪西毒	001
失去的机会	051
不死传说	095
算计	149
载着眼泪的子弹	201

东邪西毒

文泽尔 作品

1

(不在那两个讨厌家伙的死亡现场，沉默，如同不存在的幻影一般)

“说吧，你为什么会在哪儿？”(一脚蹬住男人坐着的那张椅子)

“幻视力是如此奇妙的一种力量，各种依据属性的分类，可以将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们分成好几种类别。警官，警官。你看看，我是这样一种幻视力拥有者——我习惯于把自己的能力看作是某种惩罚。窥探一个人的前生，远眺未来存在的可能性，是件什么样的事儿。神奇！神奇！想想看吧，你这幸福的家伙，根本就不能够了解的。毕竟，未曾拥有就无从了解，未曾使用就无从相信。推而广之，那些平凡无奇、与你我无关的芸芸众生，又怎么可能得知面对这桀骜不驯神力时的痛苦呢……”

(叹气)“瞧啊！瞧瞧看吧！我亲爱的人，你能看得清吗？蝴蝶！蝴蝶——你所了解的，是与我完全不同的世界呢。”

“啧。我见过太多你这样儿的了：空想的废物，说着莫名其妙的话，出现在莫名其妙的地方，莫名其妙地以为自己是个如何如何了不起的人物。可实际上，大部分都是在装疯卖傻——当然，有些也真是疯掉了的。”(点烟，深深吸上一口)“如果你是属于那大部分，如果你听得懂我说的话，那么，你最好还是稍微相信我们的效率：虽然很多

方面都不算高，但对付不说真话家伙们的手段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要蠢动的傻子在我们的手里——我是指，像你这样，端端正正地坐在这儿了——一切就都没有问题。”（故意将烟头探到男人的左眼前）“至于——为了消除‘问题’，我们会去做些什么。”（在离他眼前一指远的地方弹了一下烟灰，烟头几乎灼到他的眼睛）“你最好懂。”

“我懂的，我懂的——怎么可能不懂呢。侮辱我，或者拿烟头戳进我的眼珠子里，也都是可以的：可以试试看。”（低头蹭脚，看着自己干净的裤子：黑色的牛仔褲，上面没有沾上一丝烟灰）“如果你有我这样的异能、这样的忍耐力——相处这么久了，自然可以了解到我的谦卑脾气：哈，谦卑容忍，决不是没有来由的。”

“够了。”（烦躁地吞云吐雾，烟气故意喷在男人的脸上，可他却连眼睛都不曾眨那么一下）“两个年轻男人，抱在一起死去，看起来像是自杀——总计两人参加的集体自杀聚会，用预备好的红绳上吊，打的是绞刑结。事前喝酒，死后失禁、射精。房间里一片污秽，还有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见证人，正躺在尸体脚下。”（手扶一下眼镜，轻蔑一笑）“殉情还是谋杀，或者还有一个自杀未遂？——因为喝了太多酒？看看吧：红绳什么的，现场还有大把。幻视力先生，你可以试着解释看看：自杀，你为何没死？谋杀，你为何不趁早离开？或许你是完全无辜的，或许只是巧合。无论事实究竟如何，你需要懂的事情还有一件：重要嫌疑人——按照既往无穷经验总结出的、一个精确无比的具象——这位胡言乱语的肮脏男人，此刻正坐在我的面前。而我，不想他再空说胡话。”

（稍许沉默之后，开始语调平淡地说起话来）“在S城很少能够看到这种上有横梁的屋子——实际上，这所谓‘横梁’，顶多也只是起到装饰作用，并不存在建筑上的实际支撑功用或者什么。那个适合拿来上吊自杀的漂亮高度，乃是在挑高五米的顶层复式楼客厅正中，专门架设

起来，给住客们练习引体向上、锻炼身体使用的实心钢梁。我们四个年轻人，合住这处房间颇多、设施也都极为舒适安逸的大屋。因为本来都是身在T大的朋友，又都相熟，如此一同保有各自隐秘的空间，或者结伴出门、前往各自在大学里忙碌的领域，没有不方便的。”

“很好。”（略微得意，同时示意一旁的记录人员：此为重要信息）“调查，需要时间：不管你是否认同，我得说，大家的生命都很宝贵。”（微笑）“坐在这里的你，能够轻而易举地节省很多人的时间，善待大家有限的生命。你这样做了，我们自然会用特殊的方式，来向你表示感谢。”（拍拍男人的左肩）“我们所做的调查之中，很有趣的一点是——或许也像是某种粗糙的仪式吧——在整个现场，找不到任何能够透露蛛丝马迹的文字信息。你们使用了火。当然，按照你刚刚的说法，也可能不是我们已知的‘你们’——使用某种手段的、负有全部或者部分责任的那个家伙，不在我们现在已经见过的、两个死人和一个活人之中。还有那目前仍旧无影无踪、身份不详、相貌不明的‘第四个人’。”（稍微停顿）“无论如何，我们现在先来聊聊那关于‘火’的仪式。一处早在装修时就设置了壁炉的大屋——你当然是再了解不过了——而且，居然还是那种装饰有镂空金属外壳，镶嵌了兽头的高级壁炉。使用无烟的长炭，专门安排了风路。”

“风路的走法极其漂亮，堪称艺术。用的炭都是由日本进口，市面上不敢说没有，至少也很难买到——特级的备长炭，最短的都有一臂长。用起来可好……”

“你是太需要夸奖了吗？别岔开话题。”（不悦，用皮鞋踢了一下男人坐着的椅子脚）“是啊，用起来可好……那样的高级壁炉，仿佛安置在那里，就是为了销毁文件专用似的。”（带着表演性质的颌首示意）“这说法也太电影化了，或者说——仪式化：唔，这么说更合理些吧。很容易想到的一点——如果要自杀，那么，在自杀之前，自然有必

要将一些重要的、不想被活人们看见的东西给毁掉。”

（男人想说什么，却被抢白，无从插嘴）

“仅仅是写有信息的纸张、载有相关人物的照片，放到炉火之中毁之一炬，倒还可以理解：无非事关隐私——算是离世之人需要维护的最后尊严吧。但是，就连笔记本电脑中的硬盘、相机和手机中的储存卡，甚至连手机的SIM卡也全部投入壁炉，悉数销毁，难免会让人觉得，有什么东西必须得刻意隐瞒才行——倘若确实是要自绝于世界，这么不洒脱的行为，怎么样也说不过去的吧。”

“备长炭的好处，是温度高且稳定。纸张照片什么的，不在话下——将硬盘磁道、静态储存的芯片损毁到完全不可能再找到任何残存信息的地步，也要不了多长时间。我没有专门研究啦，只是估计……不过，半小时左右，差不多就一干二净了吧。”（若无其事地说着）

“因此，很显然，对‘自杀身亡、加害者空缺’的判断而言，这是第一个挑战。”（看着那说话不带表情的男人，摇头扶额）“另一个挑战也明显——绞刑活结的打法，四处都能找到。红绳绞刑结什么的，自然无甚稀奇之处。问题在于数量：两个绞刑结打在同一根长绳上，于是两个被处极刑的人，就好像鞋带系在一起的一双鞋，被甩到天上，继而挂在了长长电线上似的——面对面，紧紧拥抱……这个我们都看见了的事实，显然有点不太寻常。爱恋、救赎、符号、暗示……不如你自己选选看吧。”

“落魄狂妄的建筑师，喜欢阅读推理小说，对大师和杰作却没有敬畏。凡无从弄懂的作品，对他而言都是故弄玄虚。手头一般的创作，眼中一般的领悟力，却还偏爱卖弄——用狂妄的语调表达状似冷静的主张，自以为客观独立，实则惹人讨厌到了极点。若是在网络上发言，常常会在语毕时附上一个带括号的‘笑’字，或者‘哈哈’两声，以此暗示自己淡然、渊博且平易。无趣又失败的社交方式，莫过于此——偏

还有人崇拜、笃信、努力学来这一堪称笑话的法则，实在愚蠢至极。”

（不带感情，神情呆滞地说着）

“所以这是其中一具尸体。”（习惯性地扶了一下眼镜，示意记录）“是T大建筑系的老师吗？”

“他的前世，是来自葡萄牙的一名足球运动员，担任后卫的角色，生在春夏交接之时。体能、脚法、战术组织……他曾拥有一位很好的教练，可惜自身实力欠缺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脾气日渐暴躁。沉沦的运动员们，统统相似，耽于女人与酒精，宣告退役，彻底堕落，最终做出了那件事。”

“正经回答问题，并不是一件难事，你觉得呢。”（把快燃尽的烟头摁灭在烟灰缸中）“好吧，不如简化为一道判断题好了：建筑师是哪一具尸体？戴眼镜的卷发胖子，还是那个小个子、没什么特点的、毫不起眼的男人？你能直接写下他的名字来吗？”（把纸笔推到男人面前）

“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。”（并不看纸，却向上望一眼日光灯）“无穷轮回的前生后世之间，最不重要的就是命名。记住一些状态和特征，是比较简便的方法。比如人也不是总会转世为人，如果是为爬虫、藤蔓、花草之类，名字就没有用处了。”（注视着提问者，将自己黑色长袖衬衣的袖子拉下来，遮住手背）“你所说的，那个戴眼镜的卷发胖子，前世是一头长着鬃毛的家养黑猪。他是一名私小说作家。”

“无力迎合读者而自称的作家吗——或者随你的形容：落魄狂妄的作家。”

“对大师和杰作没有敬畏。凡不耐烦看的小说，对他而言都是不值一提。手头呾语般的创作，随意地引用自己一知半解的概念和知识，却还偏爱卖弄——用狂妄的语调表达状似冷静的主张，自以为傲立出世，实则惹人讨厌到了极点。若是在网络上发言，必定文不对题而又略显深意，点到即止，深谙太极之道，实则可有可无草包一个。常常扬言自己

要开一家出版社，专印自己所写之书。混世往来之间，多少也有一些无信众跟随其后。”

“按你的描述，倒确实都是讨厌的家伙。”（略微思考）“跟两个这么不屑一顾的东西住在一起的你，也会想要下手杀掉他们的吧：动机就是‘讨厌’，也算不得稀奇。还是……你早就知道，如果提前从酒醉神游之中醒过来，就可以看到两具预想可得的尸体呢？本来应该是体重更重的胖子，却悬在更高的位置。因为小个子建筑师尸身上所穿的仿制军衣里，前前后后塞满了实心的康乐健身球，给他所代表的杠杆一侧，增加了二十公斤的重量。于是，红绳旋转的绞合纹路，与上悬钢梁之间达成了奇妙的平衡状态，让面对面悬挂的尸体——或者说自杀者吧——看上去可以相拥一处，仿佛表达室友之间深厚的友谊。发现时的状态，小个子到胖子的胸口位置，贴在那里，像在恸哭。”（情绪略激动）

“还有，关键的一点是：你正在他们的尸身之下，表情愉快地酣睡。醒来的时候，居然不慌不忙地向负责的警官索要宿醉药。一般人见过这样大场面之后，大概都要接受心理治疗了吧。”（双手撑在桌上）“具备谋杀者的素质，拿烂醉者来制造上吊场景取乐的情况，如此一来，也不难想像——如果是误杀，又是死者的友人，醒来看到那种场景，理应追悔莫及，不是吗？”

“死亡，只是重新开始而已。”（无所谓的样子）“他们执行了前世的循环。一头黑猪和一个退役了的足球运动员——你们如果看过那部比利时电影，就该理解种种具备‘广泛爱’属性的恋情：人、兽、物、鬼、神。他们在前世也是如此自杀的——真实的事件，作为上一世的现场目击者，可以肯定，是发生在公元1975年之前。甚至，我还可以说得更具体些：是在战时的欧洲。这些混乱的事件，于战火纷争、生灵涂炭的场景之中，屡屡发生——恰如身处麻风病时期的巴黎，很多曾经确实发生过的真实，时过境迁，只剩谣传，证人死绝，已无可考。你可以试

着想想看，被一个名唤多米尼克的孩子牢牢记住和讲述的情节，经过重重言语画面迷宫的改造，再被观众们自以为的理解来误解，还能够剩下多少的真实？”

“噢？也就是说，前世发生的事情，与这起事件居然是两相对应的。”（给出略表认同的表情）“我可以认为你完全疯了，或者——是我完全疯了。你愿意的话，就这样接着讲下去吧。”（示意记录。那神情大约是想——从疯人或者装疯卖傻人那变形严重的叙事当中，耐心掘出真实发生的场景——这位审讯者，讲究既往经验和手法，显然完全不去在意所谓“幻视力”存在的可能性了）“我得说——”（转脸过来，重新变回认同的神情）“我开始有些相信你了。”

“而我得说——”（大声喊叫，几乎要探起身来）“根本就没有正常人：全是疯子，都是！”（继而小声咕哝，眼神斜窥那位高高在上的审讯者）“两个疯子，两个疯子……”

2

“相信什么的……”（嘲讽般地笑了笑）“你想听听你的前世场景吗？你想知道你会怎么死吗？你想知道自己下一世的轮回变化吗？”

“噢，很乐意——等这件事结束之后。如果有机会的话。”（微笑）“很遗憾，现在这个时间，这个场合——我们没有太多的余地了。”

“或许，是颇为愚蠢的一件事吧。我的……警官朋友——你居然彻底忘掉了那‘第四个人’。这是最不应该的事情了：仔细考察这忘性过大的情况。哈！简直是到了怪异、讽刺的地步。”（表情回归宁静）

“那孩子的前世是一只蝴蝶。你对蝴蝶的今世漠不关心，这就注定导致一个已经能够看得见的来世。对我而言，自然是个悲剧：你看看，在我那能够反映一切真实的大脑里，没有所谓的‘可能性’，我这里有的，乃是漫长如永远的、由一帧一帧画面链接起来的纹索——所有相关演出的布偶，都理应这样、必须这样。就好像……我现在必须说出这些话来给你听一样。”

“唔……”（沉默了一小会儿）“确实是四人合住的屋子——屋主的信息，调查起来也需要时间。目前除了证词，身份不明的情况……也就是说，我们很可能是在同时间赛跑：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？你是想要

挑战呢，还是打算给出一个来自旁观者的警告？”

“蝴蝶的今世，是个女孩。”（左右摇晃着脑袋，以便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眼前人）“现在，她的头上正悬着一把利剑。也只有我，能够看见这一切——我看到的是，她还不到死去的时候。”（和那位“警官朋友”四目相对）“让时间按照它本身的脉络行走——这件事，和我们所有人相关。”

“我该怎样去理解你的呓语。”（扶额）“按照我的理解来说——你杀死了你的两个室友。将第三个室友——那个女孩——作为人质。你把她安置在一个致死的机关里，并且：销毁了屋子里所有的线索，以拖延时间。我的天！”（感觉上是故作惊讶）“啧啧，所以你才能够怡然自得地留在现场，即使随我们来到这里，也不至于慌张——筹码在你的手里：巧妙以此为要挟，配合诡辩般的、所谓‘持有幻视力’的立场，作为赢取最大优势的手段。”

“在上一世轮回中，葡萄牙人和他的猪，自杀的过程是这样的。”（无动于衷）“这场人兽畸恋，先是缘于眼神交流：周围人们懒得去了解的苦闷，庞大的宠物不仅理解，还能够给予安慰。频繁沟通之间，慢慢便萌生了爱意。一头公猪和一个男人之间的云雨情事，你大概也没兴趣多听，这里就略去不谈好了。不被世俗理解的感情，总是要背负过大的压力。”（搓了搓手）“于是就选择自杀了——简单、偷懒又聪明的方式。其实，人与蝴蝶，蝴蝶与猪，猪与人之间的灵性，根本没什么区别。而如果因为特殊的事件激发——比如说超越种族的爱恋这么回事——使得某些看似愚笨的动物，发挥出超过寻常人的智慧……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屡见不鲜。”

“猪确实远比猫狗聪明，外貌上——嗯，或许还应该包括气味和糟糕的生活举止——却显得不怎么忠诚。而且，似乎总让人有意无意地觉得，这个种族不具备多少行动力。”（突然中止：表情是认为自己插话